

韭菜飘香

文/文雪梅

每年春天的时候,母亲总会烙韭菜饼,当一沓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美味可口的韭菜端上来时,扑鼻的清香淡淡的飘散开来。

小时候,家里穷,但母亲总会早早垄好韭菜地,等初春的韭菜透出第一茬鹅黄的韭菜时,割回来,给我们做韭菜饼吃。母亲常说:“‘正月葱,二月韭’春天的韭菜营养丰富,常吃韭菜对身体大有好处。”

这时,我总会不停的跑到厨房里看了一遍又一遍,闻着香喷喷的美味,看着酥酥软软的韭菜饼出锅,早已垂涎三尺,迫不及待的拿一块切好的韭菜狠狠的咬一口。母亲在一旁笑着说:“等会吃,小心烫着。”

不曾想到,刚咬一口,就被

热得烫心的韭菜烧得甩都甩不及,呆在一边竟哇哇直哭。

母亲抱着我,边给我擦眼泪边嗔怪道:“让你慢些吃,就是不听妈妈的话,凡事都不要急于求成,慢慢来!”

长大后,我才明白母亲说这句话的意思,不光是吃韭菜的事上,母亲无不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我:慢慢走好每一步。而倔强的我哪里能听进母亲的忠告呀。

那年,为了那份所谓的海枯石烂的感情,我把母亲的话当作耳边风,不顾一切的和那个男孩在一起,本是读书的大好时光,我却陷入感情的漩涡不可自拔,大学还没毕业,我就跟着男孩远走他乡。

在寂寞的异地,男孩却牵着另一个女孩的手离开了我。我像只受伤的小鸟,哭泣着进了家门。

母亲没有责备我,轻轻递给我一张他早已办好的“休学通知书”,说:“继续上学吧,不哭,妈给你烙韭菜饼去。”记忆中,那次的韭菜是我吃得最有滋味的一次。

那天下班回家,看见母亲又买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韭菜,灶台上放了几沓已经烙好的韭菜,飘散着一种淡淡的清香。

不一会儿,母亲就端上来做好韭菜饼。饭桌上,母亲说:“吃韭菜饼和处事一样,都不能心急,慢慢来,等放一阵,温度适中了再吃不迟。刚出锅的韭菜看着鲜嫩无比,但会烫嘴……”就在那天,



我很快明白了母亲当年的苦心。

我的眼睛湿润了,拿着一块韭菜轻轻咬了一口,仍然是那种亲切的美味,满口的清香顿时弥漫在唇齿间,很久。

我抬头仔细看了看母亲,母亲很瘦小,额头的皱纹依稀可见——母亲老了。心中有个想法,但愿以后每年的春天,都能吃到母亲做的韭菜,希望这种清香一直在心中飘荡……

母亲和民谚

文/惠远飞

外祖父是一个私塾先生,可他的女儿我的母亲却没有读过一天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既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的原因,也有外祖父教书只为谋生的经济因素。所以,没有读过一天书的母亲就有了我这个嗜书如命的儿子。

和读完了小学二年级的父亲相比,不识字的母亲既不能相父亲那样给我们讲一些自己儿时经历的关于国民党保安团抓壮丁的陈年旧事,更不能像父亲那样绘声绘色地把“杨家将”、“说岳全传”讲得扣人心弦,但母亲脱口而出、层出不穷的民谚却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而难以忘怀的印象。

还在读小学的我,就开始满世界从一些书刊搜集那些警言妙语,然后认真地把它们誊写在自己制作的笔记本上,何曾想,我的母亲却经常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乡下人谈论天气,总是免不了和耕作、农事活动密切联系起来。一段时间的干旱天气持续下来,地里的庄稼开始忍受不了,慢慢开始蔫巴了,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会下雨。

母亲偶尔会不紧不慢地说,快了,差不多就是今明两天。大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倒是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明明头顶似火的骄阳,没有任何要下雨的征兆,母亲为什么那么肯定呢?情急之下,就追问为什么。母亲随口就是一句“水缸穿裙,大雨来临”。“水缸穿裙”,我们农村人早前几年没有用上自来水,就用泥陶烧制的缸来蓄水,水缸的下半部分外围潮湿,就被形象地说是“水缸穿裙”,这就预示着近期会有大雨降临吗?再追问,母亲笑而不答。但事实的确印证了母亲的预测和判断。现在想起来,我自然能够解释此类现象的原因,我想,母亲或许是不能够说清楚的。尽管这样,但这仍然丝毫不会影响母亲每次用民谚来预测一些现象的准确性。

预测天气的变化,母亲的谚语最多,比如说“燕子低飞,细雨微微”等,至于一些关于农历节令的谚语,如“清明前后,种瓜种豆”这些,我后来在一些书中也见到了不少,有时候,我开始无端地怀疑母亲是否真的没有读过书。

不过,母亲有时候的民谚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一次,我听到大人們的谈话,也是关于天气的谈话,母亲和村里的姑嫂们抱怨天气干旱,母亲说“六月初一落一点,十四荷叶九匹卷”,说的是农历六月初一如果下过小雨,哪怕是牛毛小雨,这个夏天将会干旱无比。我不知道这句谚语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有何科学的解释?我也没有想再去验证什么,因为我知道,母亲在这方面的预测和判断永远是正确的!

我曾经对母亲说,你能不能把这些谚语一下子都说出来,我把它们都记录下来并整理出来,但母亲显得很为难的样子,似乎又说不出什么?看到这样,我也就没有再勉强,心想,以后,我有的是机会,但我绝不能让这些经历了很多代人累积的经验都莫名其妙地流失,这些可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可最为遗憾的是,等我真的长大了,离开了家乡,一去竟是近十载,在母亲身边的日子却是少之又少,整理母亲记忆中的谚语的计划一再搁浅,而我的母亲也愈发地老去,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岁月开始屈指可数了。

母亲口中的谚语,是人们历史经验的总结,是薪火相传的传统和文化。但时代到今天,有很多也开始不能够成为经验了,比如天气预测方面的谚语,随着全球污染的不断加重,气候变得越来越反常起来,人们又该总结新的经验,编制新的有关气候这方面的谚语了。但我仍然愿意,保留下那行将逝去的遗产,作为历史的纪念。

我也开始陷入一阵深思: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或许因为我没有学会父亲那种讲故事的能力;为什么我不能够成为一名有成就的学者,或许因为我没有像母亲那样很好地继承、保存和发扬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

让父母心安

文/王先刚

家住城里,却在农村工作。十几年来,寒来暑往,早起晚归,辛苦自不必说,好像早已习惯了。路上遇点儿风,淋点儿雨,是很自然的事,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夸张,玄乎。最值得欣慰的是能天天看到住在农村,业已年迈的父母,听听他们说说话,每日行走在路上,便会在心里觉得很踏实。

每天早走二十分钟,先回老家落一下脚,这是我的习惯。不为别的,就是让父母看到我回来了。其实,我完全可以打个电话告知一声就行了,用不着那么辛苦。然而,途经老家村口时,总觉得身后有两束目光执着而焦虑地关注着我,心里便觉得空落落的,一路上老觉不

踏实。到学校,赶紧给家里回个电话。末了,母亲在电话那头埋怨道:“都已到了家门口了,你就不能进来趟?!”我默默无言,原来父母一直在等我呢!

车子一拐进胡同,远远的必定会看见母亲站在门口朝这边张望。寒冷的冬晨,内心便会忽然涌起一股暖流,柔软的心好像被什么轻轻撞击了一下,跳个不停。即到跟前,母亲快步迎上来。“这么冷的天,还站在外面,就不怕冻着!”我责怪道。母亲笑着说:“都习惯了,也就刚出来,我猜你这时准会回来。”母亲早已算准我回家的时间。我也早知道,他们每天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等着我回家。在家也就能呆十几分钟,期间,

母亲恨不能把她一整天所积攒的话都告诉我。看着母亲一幅心满意足的样子,我真有些忍俊不禁;父亲插不进话,就在一旁直向母亲翻白眼,一个劲儿催促我把两人特意留给我的好东西吃掉。都这个年纪了,仍受老父老母宠着,即便不饿,也要把父亲亲手端上来的小米粥喝掉。父亲欣慰地笑了,而我却在心里直想掉眼泪。然后就又马不停蹄地往学校赶。照例,临出门,父亲总会再叮嘱上一句:“路上慢点儿骑,小心汽车。”

刚开始,我还责怪父亲,我都四十好几的人了,还象对待小孩子那样,让人听着怪难为情的。后来,我明白了,这是父母对我的担心和依赖。随着他们慢慢

生命的弧线

文/刘本科

去医院拍片,年近八十的母亲腰椎第一节压迫性骨折,疼得她难以站立或坐着,即便在床上翻翻身也痛苦得不得了,大夫知母亲一年前刚做过直肠手术,经不起再做腰椎手术折腾了,建议保守治疗。母亲躺在床上不敢动,即便打喷嚏也会让她一阵阵疼痛难忍。大小便也不能下床了。

疏拢着母亲花白而凌乱的头,看着她心焦而茫然的眼神,我忽然觉得母亲真的老了,甚而她说话的腔调都有些低沉无助了。但她为了少解大小便,尽量不给子女添麻烦,竟强制少喝水进食。我劝母亲不要顾虑太多,都是自己的孩子,人总有多的一这。这一天,做儿女的怎么会嫌弃自己的母亲呢!

每天除了及时给母亲洗手洗脸,吃药喂饭,最为繁琐的也就是操心母亲的大小便了,特别是直肠手术后的人大便无规律,弄不好就会弄脏衣服和被褥。我白天要上班,只好让休产假的女儿带孩子来住,好帮我照看一下母亲。

四个月不到的外孙女特别的招人喜欢,胖乎乎的脸蛋蛋显露着丰腴和健康,内敛而明快的嘴角泛起的是自负和洒脱,从把她抱出产房那一刻就没见她大哭大闹过,这还不才几个月的孩子就能听音知情笑脸迎人了。有了外孙女好似让我又把当年养育女儿时的情景重新复习了一遍,要不然我还真记不清了当年养育女儿时的诸多细节。

每天回到家,我除了伺候

母亲,就是照看外孙女,外孙女也是真真超级让人喜,这么小就爱看大人脸色,你笑她就笑,你严肃她也严肃,谁要逗她厉害了她还会咯咯地笑出声来。其实看管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也必会常有尴尬发生,你这里围桌吃饭呢,她那里却不是拉了就是尿了,你抱着她在屋里玩一会吧,防不胜防就会觉到衣服好像被尿湿了。

有时我抱外孙女去母亲屋里,躺在床上的母亲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小圆脸,不过说我那时爱哭,而且哭起来就没完没了,还说了为了晚上哄我睡觉,都是抱在怀里哄着睡。母亲许是无意而说,我却听来心灵为之一颤,思忖着母亲的话,端详着怀中的外孙女,一条生命

的弧线就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延展,那么清晰而明丽地年轮般映入眼帘。人们无不经母亲的乳汁喂大,再到在子女的伺候中老去,就像一个循环往复不息不休的圆,让每一个生命体都得以完全体验。

而在这生老病死的循环里,敬老爱幼的亲情之花,装扮了所有的岁月时空,也唯有这分亲情,才毫无瑕疵地完美了各自的人生历程。如今我家这天意般的四世同堂,一分由生活映照而来的感人启示,正日夜生动地上演在我和家人的面前。这一关于昨天、今天和未来的生命密码,悄然之间就照澈了我和家人的所有幸福心房,并将一脉相承的关爱和孝尊张扬开来,浸润了天地人间。



闲着,说:“该回家把树叶和落地的枣扫扫了……”

前几年,我们回老家发现枣树变得枝疏叶稀,结的枣越来越少了。大哥抚着树说:“母亲不在家,枣也长不好了。”母亲知道了说:“你们挑几个好一些的枣带回来,将来种到我的坟前,我继续照看这些枣树,让你们有枣吃……”说着,泪又流了出来……

母亲树

文/寇俊杰

老家有一棵枣树,是母亲为我们栽的,它和大哥的年龄一样长,我是父母六个子女中最小的,从我记事起,它就很高大了。

母亲极爱枣树。那时都是农家肥,每次施肥时,母亲精心挑去虫卵和杂物,然后在树根处挖坑,她一点一点地挖,唯恐伤着树根。她细心地把肥填到坑里,盖上一层细土,最后把土踩实。整个过程她不说一句话,显得庄严而神圣。母亲虽然瘦弱,但平时她不但及时给枣树修枝、打药、浇水,就是到了冬天,除了早早给树杆缠上草席,她还把雪堆在树根处,让树过一个温暖舒适的寒冬。

春天,母亲看着满树的枣花和嗡嗡叫的蜜蜂,脸是总会露出欣慰的微笑。夏天,我们一

家人围坐在树下的石凳旁吃饭,乘凉,在浓浓的树荫里,我不知有多少次边听母亲讲故事,边在她的怀里进入甜蜜的梦乡。但也有苦恼的时候,有时夏天的恶风暴雨会无情地摇撼枣树,很多枣落下来。看着快要成熟的枣遭此厄运,我们全家都会叹息上好几天,特别是母亲,还会偷偷落几滴老泪。

秋天,终于盼到枣熟了。吃过早饭,母亲就让哥哥和我爬到树上,把篮子递给我们,并且不停地叮嘱:“小心抱好树!没长透的枣别摘!别把树枝拽折了!”她和姐姐则站在平房顶上,摘着伸到房顶的枣。这时如果有人来串门,母亲总要让人吃个够,临走还要往人家口袋里塞。

下午,母亲让我们挨家挨

户给乡亲们送枣。我们不愿意,她就说:“咱家的枣树最大,树上的枣多着呢,以后有你们吃的!”

1982年夏天,家乡发生了洪涝灾害,大水一个月才退去,全村的枣树都被泡死了,但我们家的枣树却活了下来!从那以后,我们家每年送出去的枣更多了。

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退休没几年就病逝了。再后来,我们都进县城参加了工作,就把年迈的母亲接到了城里。春天,母亲说:“城里也没有枣树,家里的枣树不知发芽了没有?”夏天的风雨后,母亲说:“唉!枣又该落了!”到了秋天,母亲会催促我们:

“到老家看看吧!看枣结得怎么样了?”而冬天,母亲也不

非常感受

来稿请发至邮箱:qwbbalange@163.com